

## 墙壁艺术主义

「艺术是不断进化着的行为。它的形状和在社会中的角色持续变化。艺术永不静止，没有规则可言。」——雷蒙德·塞尔夫托·哈蒙

什么使伟大的街头艺术如此吸引人？是它的规模？鲜艳而夺人眼球的色彩？或许是那种暴露在室外，在私人财产上和墙上非法涂画而带来的冲击感。也或许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这些。不过有一点却是无法否认的，就是艺术世界最终完全接受了这种艺术形式，使它进入了画廊和美术馆。一个问题也由此产生，在保持艺术形式完整的前提下，该如何展示它？该怎么展示一件本就无法长久存在，并且是非法和匿名的艺术作品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多少它的本来面貌？就像在动物园的老虎，毫无疑问是罕见而引人注目的，但它怎么也还是比不上偶然在野外看见的野生老虎。如果让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画廊和策展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那就是墙主义。

街头艺术一直坚持秘密活动，这样必然带有危险和匿名的性质，就使一件街头艺术作品不仅仅只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在深夜被创作的，也不知道谁是那位艺术家。你甚至会想象这跟枪、毒品和酒精有关。（尽管这些元素已经被大量剔除，成为了好莱坞的陈词滥调和市场营销的手段）。几乎所有这些赋予涂鸦优势的东西，似乎都消失在画廊的常规设置中。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街头艺术经过如此长和曲折的旅程才得到艺术世界默许的原因。

紧接着在班克斯(Banksy)的“暗黑迪士尼乐园”得到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之后（不用说它夸张的规模和预算了），很容易让人觉得街头艺术和涂鸦一直是被艺术世界和社会大众接受的。甚至作为全球最成功公司之一的谷歌，也已经开始收藏世界各地街头艺术的图像，把它们发布在自己的在线画廊里。但一想到2008年的时候，在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才举办了第一次正式的街头艺术的公共博物馆展览，就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如此先进的现代城市博物馆会等待这么久去踏出这一步。不过也证明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是发展的相当快速了。泰特似乎打开了这一风格流行的闸门。之后不久，在西班牙La Coruña的Fundación Caixa Galicia，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展览，名字叫“后涂鸦，几何学与抽象”，参展的艺术家都是典型的街头艺术风格。在圣地亚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也紧随其后，举办了一次长达六个月的展览——“革命：与城市景观的一次对话”，展示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街头涂鸦艺术家。

当然，街头艺术跟艺术世界和艺术市场也是有渊源的。从1979年到1984年，纽约的画廊开始拥护和支持这种艺术形式，把它作为现代主义艺术蓬勃发展之后的反叛实验。尽管它在开始时享受了有限的成功，但最终被驱逐出了艺术世界，因为批评家们认为街头艺术太过于离经叛道，脱离了正统的艺术谱系。

其中一次最大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争论是针对街头艺术的画廊代理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些街头艺术作品被兜售一空，并且艺术家为了获利而让自己的创作商业化等等现象。但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同样的争论在大多数艺术形式和新兴艺术媒介从先锋实验状态到拥抱大众流行的过程中，都曾经有过。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街头艺术界自身。例如Choque文化画廊就是受害者之一，2006年时，被一个叫Pixacao的巴西团体闯进空间，毁坏了艺术作品。街头艺术家抗议突然而来的剥削（真实的或者是想象中的），又或是他们不满表达他们反叛精神的艺术形式被狡猾地篡改。近几年一些小的街头艺术项目快速兴起（虽然在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上有些争议），是一种游击式的街头艺术展，它们在随机选择的和未经批准的地方进行，仅仅只对圈内人开放。这样的运动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是为了让街头艺术找回最初的状态，也是对当时所盛行的为了销售而创作的现象的一种反击。

「如果你有学位，那你创作的‘街头艺术’就不是真正的涂鸦。」——约翰·费克敦

街头艺术的早期市场曝光让广告和市场营销的高管们发掘出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当艺术界忙于对涂鸦艺术的价值争论不休时，这些商人们则一致认同了它的市场潜力。像耐克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把自己和“街头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最终“街头文化”也和初兴起的嘻哈运动混合起来。这样，突然有了一种把品牌形象和青年文化结合的新机制，实现了每一个广告人所梦寐以求的。

在美国公司试着用涂鸦获得商业价值，接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时候，一些艺术家正一起重新考虑他们的创作方式。在这个时期，常常被提起的两位艺术家是（正直地）凯斯·哈林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他们一边回避文化破坏者的标签，一边拥抱它的美学趣味，最终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保持令人尊敬的前卫性的同时，也被艺术世界所接纳。就像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所写到的，巴斯奎特以一种“喷漆、粉笔游戏的街头美学和以拼接、精简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词汇融汇的创作风格。在1981年，成功从一位天才的、前途无限的街头艺术工作者转型为一位世界级的画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所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我想成为明星，而不是画廊的吉祥物。」——让·米歇尔·巴斯奎特

「人们关心现象多过于关心艺术本身。这一点和不断增长的收藏热情一起形成了艺术市场合成的投资泡沫，也使想要保持真诚，不愤世嫉俗的年轻艺术家举步维艰。」——凯斯·哈林

街头艺术能成为艺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互联网的普及。首先，互联网快速而大量获得图像和信息的能力使涂鸦有了长久存在之地。其次，现在大多数人们观看街头艺术的方式已经和观看正统艺术的方式一样了：都是数码影像。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承认涂鸦是可以和毕加索相提并论的？它们都可以在图书馆的在线图库里一起被看到，它们的价值和相同之处也

如此相似。也难怪随后街头艺术作为正规艺术门类兴起时，如此贴近的反映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扩张。现在，这些街头艺术家得到了和主流艺术家一样的曝光机会，所以他们也当然会影响公众的兴趣，使大批参观者涌入艺术展会。

当参观者聚集于街头艺术的展览时，问题也随之产生——以何种方式展示？正如这篇文章之前所提到的，如何在画廊里展示那些本就不属于那儿的浑然天成和激动人心？前文提到的泰特美术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是给艺术家自由的创作空间，就像街头艺术家在室外建筑上做的那样。他们创作的作品自由蔓延在老砖墙和铁窗上。这种给艺术家全权委托津贴的方式很流行，但这又得面对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画在墙上的艺术品，该如何被出售？很不幸，不能出售。如果艺术家没有创作出那种可以被买家带回家的实体作品，那么它们就不能被购买。这迫使画廊得寻找有创意的折中方式，既可以呈现艺术家即兴创作的魅力，又可以保持作品的可流通性。就像在香港涌现的街头艺术主题展览热潮那样，许多画廊采用了在展后可装卸移动的墙体。

涂鸦艺术的另类本质如此多面向，使它很难被讨论清楚。同样的问题一再出现，不管是出现在学术论文，画廊新闻，还是闲谈中。比如如何区别街头艺术和涂鸦艺术？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若有的话）？如何把握理解它们相同点和不同点之间的界限？涂鸦会一直有短暂存在的画迹，因为在被完全接受和欣赏之前，会被反复画擦。加上部分艺术家经常匿名创作，也使大多数作品背后的真实含义和动机难以被探明。

从露天墙壁到画廊空间，毫无疑问，最吸引人的原创部分是难以被保留的。涂鸦艺术根植于文化破坏者精神的亚文化，它是否能圈住新贵阶层（和富有阶层）的观众呢？作为以反系统为主要目标的亚文化，它确实在艺术世界里把它想颠倒的事情都颠倒了，还有比这更成功的么？往后退，或许有些奇怪，而且一想到在那么多的方式中，我们的社会却选择去拥护其中一个最暴烈的批评者，也同样奇怪，但可能这就是它想要的。凭着对世界最真实、最传统的感受，街头艺术家们找到了一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他们竖起的大中指，并且是在下一波艺术风潮来临之前，我们所有人都能尽情享受的方式。

扫一扫，关注 island6 六岛 微信公众号



**日期：** 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6月16日  
**开幕夜：** 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下午3时至8时  
**策展人：** Ryan Nimmo  
**艺术指导：** Thomas Charvériat  
**研究：** Jackson McHugh  
**协调：** Yeung Sin Ching 杨倩菁 & András Gál  
**地点：** 上海市莫干山路50号7号楼109室  
**艺术家：** 六岛艺术团体  
**链接：** [http://island6.org/Wallism\\_info.html](http://island6.org/Wallism_info.html)